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十四

禫

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敖繼公曰中如中夜之中謂半之也中月者祥之後半月其相去葢十五日也如以乙丑日祥則或以己卯禫矣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此之謂與

乾學案禫在二十五月諸家辨說甚多詳見

第二十九卷

徐師曾曰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也詳禫月數篇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謂是禫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此禫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為之若然二十七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

為之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

萬斯大曰特牲饋食禫月吉祭之禮也於何知之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為禫月吉祭也既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禫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禫而廢祖之配可乎曰三年不祭並廢久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漸也既不及配矣安知非即祭父之禫乎曰祝辭稱孝孫則祭祖也非禫也既曰祭祖而祝辭曰適其皇祖適者其誰也喪三年不祭廢久矣至是而復焉故為是始適之辭云爾

萬斯同曰吉祭猶未配諸家皆謂祭羣廟之祖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辭以某妃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

為證愚獨以為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於祖禰耳當禫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是之謂吉祭猶未配蓋服雖除而哀猶未忘不忍遽同之於先祖也豈謂祭羣祖而不配以祖妣乎從來祭祖無有不配以妣者寧有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是欲致哀於吾親而實得罪於祖妣不孝之大者也先王豈有此瀆亂不經之禮乎然則少牢何以言配而特牲不言配曰特牲不言配於牢贊命之辭見之此蓋文有詳略記禮者偶不及之非謂祭祖可不配妣也凡經文有不足者往往彼此互相證此不言配正當取少牢之辭以見其必有配豈得反因彼之言配以疑此之無配乎況少牢陰厭祝辭言祖而又言配特牲陰厭無祝辭非唯不言配幷不言祖寧可因其不言祖而謂祖亦不祭邪鄭氏見無祝辭即取少牢祝辭以補之正吾所謂彼此互相證之義也祝辭可取彼以相證而

贊命之辭獨不可取彼以相證耶且特牲固為祥禫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常祭之禮儻專指為禫祭之禮則於此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祖何為不及其妣乎亦可見此說之必不可通矣故吾謂告祭未配乃新死者之未配祀於祖禰而非妣之不配食於祖也敢書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乾學案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禫則既行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禮行之故儀禮士虞之後即繼以特牲之篇非無故也今取其禮附録於後不但禫祭可考即祔練祥三祭

亦可因以考見云

特牲饋食禮鄭目録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　疏鄭知非天子之士者案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用特牲故知是諸侯士也

郝敬曰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　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為反以士先大夫耶

萬斯大曰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為重也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何所以給粢盛也故王制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蓋有田則粢盛具而牲殺器皿得因之以備無田則無以具粢盛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唯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之重嘏唯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

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為名也前篇士虞雖不名饋食然尸入之後亦先飯而後獻略與特牲禮同要知周時凡士大夫之祭皆先飯後獻其既也賓主旅酬爵行無算益以食禮始而以燕禮終其大較也謂之饋食者何凡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此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故曰饋食者事死如生之義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諏謀也士賤時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於門外西面注冠端玄玄冠玄端門謂廟門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注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有

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為筮人設之也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注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　疏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少牢吉祭云以某妃配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也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注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外日宗人告事畢

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

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注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乃宿尸注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敖繼公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餘皆同也某之某謂某之子某也春秋傳曰潘尫之黨申鮮虞之摯皆謂其子也前期三日說見士冠禮案注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不及天子諸侯者天子諸侯所祭者遠為尸者不必皆其孫之倫或但以昭穆爾郝敬曰越宿預戒曰宿祭前二日也

主人立於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

上注不東面者来不為賓客子姓立於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敖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在所筮者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苟也北面者亦尊尸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己然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注不敢南面當尊

敖繼公曰出門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注主人先拜尊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注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

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祝許諾致命注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

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注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敖繼公曰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為尸故於此不荅拜

尸入主人退注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注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爾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

敖繼公曰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為之故下文別云厥明以別之

厥明夕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注宿賔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

㮤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注順猶從也㮤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敖繼公曰士腊用兎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注其西㮤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㮤以其生

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銂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敖繼公曰豆籩銂葢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唯主於

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於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賓及衆賓即位於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象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宗人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南上注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注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敖繼公曰衆賓荅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於堂下如外位注為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

具注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賓出主人

出皆復外位注為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注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

曰羮飪注肉謂之羮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告事畢賓出

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

側殺注夙蚤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饎爨於

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坫亨於門

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羮飪實鼎陳於門

外如初注初視濯也尊於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注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敖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工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及主婦賓長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之於鉶之北矣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注執事謂有司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几席陳於西堂如初注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鄉內以

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　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注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

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南面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注具猶辦也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注初視濯也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注佐食賓佐尸食者立於宗人之西

敖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鄉於門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

立於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參分庭一在北與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注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婦盥於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注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注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注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

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朼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朼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爾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於鼎北注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注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

敖繼公曰贊者取匕俎於東塾東執以上而錯俎於鼎西加匕於鼎上而肵俎亦在豕俎之北也此贊者蓋三人其二人各合執二俎一人兼執三匕與知取匕俎於東塾東者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此士吉祭當反之也

乃朼注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於阼階西注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卒載加匕於鼎注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注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於豆南南陳注宗廟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於敦南出立於西南面注酌奠奠其爵觶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敖繼公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溥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 疏卒引少牢祝祝以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

祝主人再拜稽首 祝迎尸於門外 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 主人降立於阼階東 注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 注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尸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 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

祝先入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注妥安坐也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饗勸彊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揳於醢祭於豆間注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爾揳醢者染於醢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注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注鉶肉味之有菜和者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於席上注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湇於醢

北注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為神非盛者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注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注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敖繼公曰乃食乃以右手食食也既食食則食舉所以安之

主人羞肵俎於腊北注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敖繼公曰肵俎一而已故主人可以親設之神俎多宜使賓也不言降與升文省少牢禮曰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

敖繼公曰此祭以饋食為名故當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荅也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注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尸實舉於葅豆注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為上以有醢不得縟也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

如初注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綃而前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注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舉肺脊加於肵俎反黍稷於其所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主人洗角升酌酳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注肝肝炙也尸左執角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

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注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注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　敖繼公曰此授亦因與授字相類而衍也以神俎敖之黍稷肺祭授之者象尊者賜之食然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注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注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　疏案少牢云祝以嘏於

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

敖繼公曰少牢饋食禮所載嘏辭乃祝傳尸嘏者也此尸親嘏其辭之首與彼異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荅拜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於左袂挂祛以小指者便卒角也

敖繼公曰左執角謂右手將有事也詩字未詳或曰敬慎之意內則曰詩負之亦此意也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皆異於大夫也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祛於指以黍在袂中故也古者祛狹於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主人拜受黍而尸不荅拜者以其受神惠故也

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注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　筵祝南面注主人自房還時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葅醢俎注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葅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　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於篚升入復位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注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

簡爾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注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注兩籩棗栗棗在西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注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間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注燔炙肉也羞燔者受加於肵出注出者俟後事也尸卒爵祝受爵拜送如初注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儀注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注撫挼祭云親祭佐食不挼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獻祝

籩燔從如初儀　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於房注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注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　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注主婦拜拜於北面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注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　俎入設注佐食設之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注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絕肺染汗也

抑肺不抗手　肝從左執爵取肝擩於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於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注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　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注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三獻作止爵注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

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於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於主人卒復位注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揚復曰今案上文主人主婦獻皆至祝佐食而止今賓獻祝佐食畢又致爵於主人主婦故洗爵酌致為異事新之也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注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注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

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薦脯醢設折俎注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畧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於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注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為之與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於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於篚注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

盡人之荅拜

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注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

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注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注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主人奠觶於薦北注奠酬於薦左非為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注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

阼階上如衆賓儀注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於位私人為之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注獻卑而必為之洗者顯神惠此與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

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注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

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注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

敖繼公曰無從謂所獻所致者皆無燔從也無從則不啐酒而卒爵亦其異者

衆賔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注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注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注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為禮畧其文爾

敖繼公曰奠觶南之觶也肝即鼎之加於菹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觶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既爵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注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注弟子後生也宗人告祭脀注脀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乃羞注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注薦南奠觶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注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長兄弟西階前北面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注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注交錯猶言東西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於篚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於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於

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於薦右注奠觶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注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爵皆無筭注筭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敖繼公曰此亦賓先舉奠觶酬兄弟長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反奠於故處長兄弟又舉奠觶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亦反奠於故處賓及兄弟又迭舉奠觶皆如初禮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筭若其儀之與旅酬異者唯不拜爾

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於篚注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注事尸禮畢祝東面告利成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尸謖祝前主人降注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前尸之義士虞禮備矣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注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餕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

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 筵對

席佐食分簋鉶注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虞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爾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注命告也

士使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餕皆作餕

敖繼公曰舉奠子姓也云及長兄弟則主人之子位在長兄弟之上明矣立於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

賓之
東北

郝敬曰徹庶羞設於室中西序使嗣子與長兄弟餕筵對席設東西席二養相對簋敦也分敦中黍稷與鉶中和羹二養各一舉奠即嗣子宗人遣嗣子與長兄弟盥手立西階下俟祝命嘗食養者猶言命餕者嘗食升入升堂入室嗣子東面尊繼體也授舉授俎肉手執曰舉尸俎有三膚二養各一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於俎許諾皆答拜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若是者三注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注食乃祭鉶禮殺

卻敬曰蓑有以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蓑者置所舉膚於俎應且拜許諾應聲主人三祝二蓑三諾三荅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鉶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蓑上蓑拜受爵主人荅拜酳下蓑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注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　兩蓑執爵拜注荅主人也　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蓑皆降實爵於篚上蓑洗爵升酌酢主人

主人拜受爵注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養即位坐荅拜注既授爵户内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爵降實於篚主人出立於户外西面注事餕者禮畢

郝敬曰食畢主人降洗爵宰以一爵助酳二養用二爵也上養即嗣子下養即長兄弟酳有與與兄弟共飲親親之意也亦如初亦三祝也二養卒爵並降獨上養升酢主人重嗣子也嗣子既受爵於主人復户内北面之位跪而荅拜荅主人拜受虚爵也主人出户外西面面俟徹俎陽厭也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注命命佐食徹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畧各有為而已設於東序下亦將燕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於户西注俟

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於房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注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為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荅送賓也凡去者不荅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注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

敖繼公曰士尸服玄端亦以其為卒者之正服也然則尸服卒者之上服唯喪祭爾祝佐食與主人亦玄端者以其事尸於室尤為近之故服宜與尸同言玄端玄裳又言黃裳雜裳可也者葢以賤者或不能備服故制此禮以通之其朝服之裳唯許用素積者豈以素者易辨故與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注榮屋翼也 水在洗東 注祖天地之海

右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注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李寶之曰賓獻尸之時爵止主人當致爵於主婦故爵二

敖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為加爵因以致於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於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奠於神席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於賓其一乃衆賓長為加爵於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觶

於其長者也

壺棜禁饌於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注覆壺者盝瀝水且為其不宜塵

郝敬曰兩壺一盛酒一盛玄酒皆虛壺倒置棜上曰覆以瀝餘水未奠也蓋壺蓋明日即祭日乃實酒水著禁尊畢加巾冪俟主賓以下即位乃徹巾加勺

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注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

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

棘心匕刻注刻若今龍頭

牲爨在廟門外東

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注午割從横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薦之

郝敬曰肵俎尸食俎實以牲心舌貴之也午割縱横割不斷也實於牲鼎從其類熟之載於肵俎心立舌直縮直也順俎為直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敖繼公曰經惟云豆籩鉶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經紀不見之爾少牢饋食禮私人有薦脀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注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注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注辟位逡遁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注肝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注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凡祝呼佐食許諾注呼猶命也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注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注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

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工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宗婦贊薦者執以坐於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注饔熟肉以尸亨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

盆尊於瓶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注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去之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郝敬曰俎實牲體以骨為本因尊卑為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俎用右肩肩下為臂臂下為臑肫作臀股骨也胳骼同脚骨也正脊脊領也骨多併二為一短脅近肩骨短也

膚三注為養用二厭飫一也離肺一注離猶掔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刌

肺三注為尸主人主婦祭

郝敬曰抖肺抖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豕俎也

魚十有五注魚水物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

腊如牲骨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

郝敬曰腊野獸殺者腊俎如牲骨無膚與肺也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

郝敬曰祝俎祝豕俎髀尾骨脡脊即正脊脡直也祝以下俎不言魚腊同也

膚一離肺一　阼俎臂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脅

注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臂左體臂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注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其餘如作俎注餘謂脊脅膚肺郝敬曰觳蹄尖脛不足用觳分折也其餘謂豕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主婦俎與作俎同也

佐食俎觳折脊脅注三體卑者從正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注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為其已甚卑兩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敖繼公曰凡骼與觳連乃為全體上記兩見觳折則此骼亦非全體矣不言骼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其餘謂脊脅膚肺

衆賔及衆兄弟內賔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又注

畧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虚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

膚一離肺一公

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賔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

次兄弟升受降飲注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

萬斯大讀特牲饋食禮三則禮言小宗之法有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宗子為主祭而立有繼高祖之宗則士之祭自高祖而下可知大夫則更有太祖其宗百世不遷故謂之大宗然禮又曰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求也祫合祭也必求於君而後得祫則其常時但得特祭而不得合祭又可知考特牲少牢二禮其祝辭及命筮之辭唯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為特祭昭穆矣蓋舉祭祖以為例其祭高曾及禰俱以此推之自稱則孝玄孫孝曾孫若孝子唯所易可也　凡主祭者禰主人即宗子也祝辭稱孝孫則適孫為宗子也適孫為宗子而祭祖則伯父叔父以下皆宗之以祭故特牲少牢二禮有子姓凡弟皆與主人同祖同父者也而伯父叔父獨未有見焉豈適孫主祭者其伯父叔父可以不預乎蓋祖為伯父叔父之所自出無不預祭之理禮文未有見已包於凡弟之中也其不別出為文者宗子先祖之正體伯父叔父同祖之旁尊旁尊不以加宗故不別出伯父叔父之文所以全宗子之尊也推此而言宗子而祭曾祖也則從祖而下凡再從者皆在焉亦於兄弟包之也宗子而祭高

祖也則族曾祖而下凡三從者皆在焉無不於兄弟包之也禮文所稱長兄弟者此其最尊者歟 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援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陽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援此以實之不思祭成喪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著非指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為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也特牲禮之改設雖於屋漏然而扉用筵且闔戶牖俾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何且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

儐尸者有改設之事

而儐尸者無之邪

乾學案祭畢設餕之時有宗人遣舉奠之文諸家據上文嗣舉奠謂此舉奠即主人之嗣子他日代主人為後者也夫以舉奠為嗣子而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是父拜其子矣父拜其子古今未聞而儀禮乃有之誠所不可解也不然則諸家解者之謬也　儀禮經文依敖氏元本與監本稍異

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疏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間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

顧炎武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馬晞孟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尤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曰文喪道曰損是以既葬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始喪哀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有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為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為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絰而被玄黄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儒論其月則異焉以情考之蓋祥禫者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言中月者以其在祥月中此三年之喪者也康成之說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期為二十七月豈知父在為母亦固有所屈乎為父三年而得致哀戚之情故祥禫同月所以彌其日為母而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蓋三年所以為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

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既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從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暮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在禫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從月而樂者作於已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於未禫之前然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十日者蓋亦從月之間也三年之喪致於從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五月而禫者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疏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

未吉祭而復寢今獻子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

陳祥道曰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為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側孔子皆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中月而禫禫而牀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論語去喪無所不佩

朱子語類先是一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唯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周怡曰三年之喪禮書止於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凡二十七月本朝用二十七月扣日計月實滿二十七月計月則二十八月也禫者淡淡然意則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若依禮書中月

而禫則於二十八月忌日無事舉行何以釋服若再祭告是重禫也禮則瀆矣禮本諸人情親喪自盡三年之喪自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孝子之心雖加一日猶為可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說者皆病獻子之過謂夫子言其禮過於人非先王中制也愚則謂寧過也無寧不及也少連大連善居喪三年憂禫在其中矣人子之於親也惟至情維孝子久而勿忘也何忍於祥禫之間計月日乎有所限而行者謂之守禮則可謂之孝親則吾不知也

方中履古今釋疑履聞之父老曰禫除服之名也案諸家禮既祥則遷主於廟二十有七月而禫禫則祭皆本諸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其祭玄冠朝服既祭縞冠素端黄裳終月而除之夫禮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再祭謂練祥也期而練禮也過期而猶不廢使禫而果有祭則三年而禫反可廢乎鄭氏

乃謂練祥而不禫何也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凡喪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練祥之祭其他禮儀之變散見乎禮經而獨無一辭及於禫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佩皆復其常矣而獨綅冠素端何也且綅冠素端與夫纖之為黑經白緯皆於經無考鄭氏之鑿說也由此論之禫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孝子猶素縞麻衣而後禫其變也驟矣而又何綅冠之有蓋三年之喪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於緦矣不言禫何時除是禫即除之名也曰是月禫王肅之說是也

附期喪禫制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注

謂父在為母也

喪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注自所為禫者也疏慈母亦宜禫下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特記文不具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如下文言則亦猶杖也禫為服外故微奪之爾

宗子母在為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嫡謂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

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殁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乾學案期服有禫謂父在為母及夫為妻也其祭之儀節不知與三年之禫同乎異乎然

禮言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既備此三者之節則必倣三年之禮行之矣是禮也自周至梁陳皆守而不變逮隋牛弘始廢十一月之練而祥禫猶如故至唐高宗世易母之期服以三年於是母喪無期服因無期服之祥禫而妻喪之祥禫亦廢矣古人之論妻服也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報之誠哉是言也後世妻服無祥禫之制則

妻喪竟等於諸期喪而與古禮大異矣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禫祭欲補妻期亦服禫之說案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父在為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有禫亦當有練祥則雜記注專指為母泥也今制母喪亦三年有禫妻長子不復有禫葢亦有由古人父在子為母期故妻喪有子者已與子同服其練也祥也禫也已與子同一日也今制子雖父在為母三年則妻喪有子者已服期而子服三年已為妻之練也祥也禫也與子為其母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復設祭之禮古人父為長子三年子為父三年故長子喪而有子者已與孫同服其練也祥也禮也已與孫亦同一日也今制父為長子期則長子有子者其喪也已服期而孫服三年已為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及其孫之練也祥也禫也復設祭

之禮於此欲得兩盡之道不可不酌古今之宜妻喪未有子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其有子則當就子之練祥禫祭已為主而申其意可也為長子而無孫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已有孫則當就其孫之練祥禫祭已為主而致其哀可也然小記又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父在不得為妻禫可知所以然者父主適婦已不得為主故也此處宜分別書之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至庶人附）禫祭　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啓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唯設几筵於奠）掌

事者設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常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墉下醴酒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為長子者二年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

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内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曰妣夫人某氏）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禫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内外皆哭祝興跪進奠版於座還鐏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内相者内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側還於寢祝闔户與執鐏罍者

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祝匱神主闔戶以降祔廟如別儀自禫之後內無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祔廟六品以下云祔祭 將祔卜日如常儀四品以下並日如常儀 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為埳室四品以下無此儀 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埽廟之內外其廟應遞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遞遷者設座於神主下同 主人以酒脯告遷訖遂移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醢以安神少

頃掌事者徹饌以出掌廟者以次匱神主納於㮊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埽正寢之內外其日未明掌事者設曾祖之座於正寢室內之奠東向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婦則祔於曾祖姑亦如之言曾祖及曾祖姑皆據孝子之言於亡者祖及祖姑也祔於曾祖則曾祖姑配有事於尊可以及卑者六品以下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座東北南向皆右几餘同設主人位於東階東面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亞獻終獻以國官僚佐若無親賓充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

罇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云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巾二加冪其爵數每廟三祔日內外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下其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餘同簠二鉶二酒罇二其二罇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玄酒者重古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各四以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主開神主置於座降出曾祖妣神主並出處右若祔妣則出

曾祖妣神主而已 執罇罍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皆入就位又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六品以下云 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同 内外俱就靈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前祝納神主於匱置於輿祝仍扶於左若祔妣則闍寺之屬扶於右 降自西階子孫内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戸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詣室

前迴輿西面祝啓匱出神主於座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自內外各就靈室以下四品以下無）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祖座前俛伏興出戶北面

立羣祖及考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曾祖某官封諡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祔母云曾祖妣夫人某氏不告曾祖祖某官封諡若祔母云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祔母云妣某氏如父在不可遞遷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當別立一室藏其主待考同祔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入祔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用適於皇考封諡以遷王考封諡祭祔孫某封諡無官封者但用以適遷云祖隮祔某孫若母同祔則云適遷於祖姑夫人某氏以隮祔孫婦夫人某氏各隨所稱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於祖姑某氏以隮祔孫婦

某氏謹以潔牲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祗薦於曾祖某官封謚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封謚祖妣某氏配考某官封謚若祔母則云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尚饗興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獻將畢相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獻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前考亦如之俛伏興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西壁下東面再

拜相者引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豆還鐏所賛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又相者引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與祝閽寺者納曽祖神主於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神座前祝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於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埳室自掌廟者以下六品以下無

齊衰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衰

同父在為母為妻當二祥及禫日月之期雖異其儀節則同周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筭各以其日之晨備冡服升就位哭盡哀降詣别室釋衰服著諸服又就位哭盡哀出就别室終日異門者至夕各還其家

政和禮品官喪儀禫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内外禫服各陳於别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於輿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内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

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尚饗餘如大祥之儀贊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祝收几筵以出自禫之後内無哭者擇日乃祔如別儀

庶人禮禫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禫服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於輿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内外俱升就位

哭盡哀降釋祥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尚饗如大祥之禮贊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次自禫之後内無哭者祝收几筵以出

品官喪禮祔　將祔乃擇日（以柔日）前期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諸執事（謂祝及贊者之類）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清埽廟之内外（無廟者正寢之内外）設祖考之座

於廟無廟者於正寢或五位或三位或二位皆臨時視品秩設之尊者東向餘南與北相向祭二世者止為南北位而已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座更不設祖考位其有考妣同祔則皆設之下依此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皆西向諸子孫位於庭北向西上其日夙興掌饌者具饌於階下主人以下入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各陳於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初獻盥手升自東階進詣東向位前以醆跪奠酒俛伏興又引詣次者位奠酒如初再詣東向位前面西立祝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某

孫某官封某各隨其官爵稱之敢昭告於某祖某官封謚無官封謚者云某祖之靈謹以清酌庶羞祗薦於某祖某官封謚某妣某人某氏配餘依此例考某封謚若母先亡則云妣某氏配若祔妣則曰某祖妣某人某氏若同祔則如上儀皆言配如母亡而父在更不祔止為他室祭之也尚饗祝興主人再拜興降出贊者引主人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次引亞獻盥手詣諸座前奠酒再拜如初不讀祝文復位引終獻亦如之復位贊者曰再拜左右皆再拜贊者引主人以下出掌饌者徹饌別薦酒脯之奠少頃徹之

乾學案政和禮凡品官喪儀後必列庶人喪禮唯祔則有品官而無庶人不知何故將當時禮官遺之邪抑後世傳録者偶軼邪

萬斯同曰開元政和二禮祔廟不在卒哭後而在三年禫後與古禮大異矣書儀家禮則於卒哭次日行祔禮祔畢返主於寢至大祥徹靈座而後主始入廟採古禮與開元禮而兼用之世人皆以為善愚竊以為廟者神之所處寢者人之所居以死者而處生者之寢毋乃褻越已甚乎況人死既葬則以入廟為安今也不忍遽離其親而俾神靈不得歸於廟是欲愛其親而反鄰於不敬矣何如登歸於廟者為幽明之兩得哉至於孫必祔祖為古之宗廟迭遷者言也後世無別廟之制祖考畫處於一堂則祔自不必拘昭

穆之例而獨祀其祖矣開元禮之並祭三代雖有戾於古禮此固可以義起者也又何必古人之是而後世之非邪

司馬氏書儀禫祭　大祥後間一月禫祭士虞禮中月而禫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是月之中隨便擇一日設亡者一位於中堂祝奉祠版匣置於座出之藉以褥主人以下不改服入就位俱立哭祝止哭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設食亦同卒哭禮執事開酒主人斟亦如虞祭禮拜

不哭改大祥祝辭云奄及禫祭又云祗薦禫事亞獻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而不哭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應拜者再拜哭盡哀祝匣祠版奉之還於影堂主人以下從至影堂不哭退執事者徹饌

朱子家禮禫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

宜從厚然未為當

前一月下旬卜日 下旬之日擇来月三旬各一日或丁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盤子於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薰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来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尚饗即以珓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詞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某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也如大祥之儀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

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祝版大祥為禫祭祥事為禫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儀節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焚香　跪　告辭曰孝子某將祇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就位祝奉主櫝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祝出主置於座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以後至辭神並同大祥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舉哀　哀止　焚祝文　送主主人以下從納主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神主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饗母則改稱妣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丘濬曰案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於此案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猶未可以食肉飲酒唯飲醴食脯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擬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大祥後雖復寢至是乃臥牀庶幾得禮之意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云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服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

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議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説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楊復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

明會典品官禮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珓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衆兄弟次之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薫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即以珓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

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喪主以下皆哭盡哀乃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

送神主至祠堂

庶人禮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既卜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乃陳器具饌其日夙興祝入拂拭几筵詣祠堂出奉神主置於座喪主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俱升就位哭賛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神座右止哭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

復位内外俱哭盡哀送神主還於祠堂

讀禮通考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王若水

讀禮通考卷五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十五

喪畢吉祭

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同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疏玄鳥燕也一名鳦祫三年喪畢之祭也契殷之始祖也古者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　武丁為太戊玄孫之

孫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祫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作歌　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毁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是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為高宗之後初祫於契之廟也　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載殷祭祫在六年明矣　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公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正長域有也　箋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自契至湯八遷始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古天

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常有邦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傳九有九州也勝任

也　箋方命其君謂偏告諸侯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黍稷而進之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傳畿疆景大也員均荷任也　箋止猶居

肇當作兆王居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彼至也祁祁衆多也天下

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殷王之受命其宜也百禄是荷謂是擔荷天下多福 疏景員維河者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然言其沾潤無所不至也

乾學案此三年祔廟之禮於經傳所稱爲最古但謂之祫而不謂之禘與春秋不合也春秋謂禘于太廟此云先禘于其廟後祫于太廟杜預謂三年一禘此謂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皆不同也然名異實同予特著喪畢吉祭本於鄭氏以見後人誤解練而遷廟之說

有必不可通者爾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范甯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遺禘則禘遺祫則祫三年矣曷

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宫廟也注時閔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宫故不稱宫廟明皆非也曷為未可以稱宫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乾學案公羊言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是二十五月而喪畢也何休乃以是月為二十

七月似與公羊不同葢二十五月者指大祥

而言二十七月者兼言中月而禫也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注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　疏吉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此喪服未終舉吉以非之文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於太廟不言吉者其譏已明故不復云吉知禘是三年喪畢之祭者此莊薨來二十二月仍書吉以譏之明三年喪畢方得為也其禘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祫於太廟明年春始禘於羣廟今范云三年喪畢禘於太廟必不得與明年春禘於羣廟同其除喪之月或

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
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
胡安國曰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
蚤也于莊公者方事于寢非宮廟也
高閌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
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
服矣豈獨
禘為然哉
張洽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
之廟趙氏陳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
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
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簒而為
之又非他日僭
禮之所得比矣
揚復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
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

序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禘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譏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於莊公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吳澄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别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

趙汸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於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

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説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以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於廟又云禘於武宮僖宮襄宮又晉書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於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

汪克寛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於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曰禘於莊公蓋以吉禮特祀於寢爾

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於吉　疏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　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其後晉人徵朝於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　又曰凡三年喪畢而後禘於是遂以二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

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爾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爾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於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

乾學案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緦不祭儀禮則言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

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虔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已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為左氏之意葢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

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為是言者葢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

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内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為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己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

左傳襄公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注禘祀一年喪畢之吉祭

乾學案吉禘於莊公傳范甯注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何休注云士虞禮中月

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作僖公主杜預注云三年喪終然後主入於廟參會三注祔廟之期可知已然猶有謂當以卒哭之明日祔主者請以三傳之文申繹之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曰祔而作主是作主之日即祔之日也明日即以祔廟是主不過一日在寢矣虞而設几筵本欲以依神乃不數日而遽徹之依神之

謂何但覲於主於廟對舉並稱主之不在廟可知矣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虞主即所謂祔而作主也埋於兩階不祔廟審矣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鄭氏以為練時當遷廟與吉禘之傳不相合何氏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

遷朱子曰穀梁但言壊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又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改釁其廟將納祖考神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其廟而納新祔之主斯言諒矣葢古人謀事貴豫祧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壊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

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数事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或又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即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也案曾子問篇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為然練時主入夾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於虛主乎若太莊公薨二十二月而吉禘經猶譏其速成公三年二月書新宮災

三日哭穀梁傳曰禰宮也廹近不敢稱謚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廹近三年入廟之期廹一定不可易矣　又案開元禮書儀家禮會典神主入廟之禮並舉於大祥之次日葢泥於公羊吉禘於莊公傳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然儀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祔廟之禮不可先於禫祭何氏曰是月者二十七月也當從古禮為正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

豭豚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淨也自由也其衈謂將封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刏衈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

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從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撫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樽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
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
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
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
潔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

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乾學案朱子引大戴禮國君遷廟篇謂君及從者皆玄服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即此文是也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即告於殯宫之几筵也士虞禮特牲饋食側亨於廟門外注曰鬼神所在則言廟尊言之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但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祭義君牽牲

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是廟
中方有碑也寢有碑未見經傳再據賈公彦
儀禮疏曰宫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
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旣北面揖當碑揖則
大夫士廟内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
庠序之内亦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内不見有
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
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

早晚也然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為出殯宮無疑後曰擇日而祭即喪畢吉禘也釁廟遷廟二篇吳澄編入儀禮逸經中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注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注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

乾學案公羊傳以夫人為僖公之夫人穀梁傳以夫人為僖公之母氏皆與喪禮無涉故不載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范寗注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

乾學案三傳皆論先禰後祖之義不及於喪畢之祭故皆不載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寀

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案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案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之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数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

而祭之祫者合也魏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衰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案太和六年用王肅議

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

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案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

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

乾學案通典此條列於元興三年議殷祭之後則此徐禪所議亦應在此故今列於宋志孔安國議前

宋書禮志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三年三月劉裕復京師次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至京師）其年四月

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
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
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
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
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
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廟故四時
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
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

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案穆帝章皇后何氏崩於元興三年七月瑾與徐乾范泰等所奏俱在義熙元年四月後喪未滿一期故云然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

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發事令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詹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

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

乾學案安國之奏言其年四月應殷是指論

義熙元年事也時章皇后未及一期自不宜

殷祭劉瑾范泰俱引義執爭反致劾貶何也

縱晉家故事不然要其議自正而安國必欲

加之以罪不亦甚歟　又案泰等所議在義

熙元年而安國劾泰等免官乃在二年六月

當是追論其罪爾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凡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綅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

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為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

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
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為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
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
禮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
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
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
來年十月殷祠為允詔可

魏書禮志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

卿昭南卿穆北卿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
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
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
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
春祀徧禘羣廟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
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
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
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

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舍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宜大祫六室神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惑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請付禮官集定儀注制可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

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今
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
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又案杜預亦去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
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
猶未禘王肅韋誕竝以為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
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
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

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舊唐書禮志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於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等議曰案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

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於羣廟又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

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燦等議為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

乾學案史燦此議與文苑英華所載同若新唐書所載則過於疎略故今從舊書

陸淳禘祫說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

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乾學案禮大傳言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之所由設亦即後

世儒者論禘之本也乃許叔重鄭康成輩皆以為三年喪畢之祭得毋與大傳之文相背乎彼見春秋閔二年書禘於莊公以為莊公之喪將畢故禘以致新死者之主不知此特慶父僭亂之所為何嘗因莊公之喪乎况莊公之卒至是始二十二月其可謂之喪畢乎夫以慶公一時犯分之事而後人乃據之以為典要何其謬也陸氏之言深得制禘之意

故録之

宋史禮志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為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為禘享

英宗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為祫祭案春

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隂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内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嵗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内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

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為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常并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金史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案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即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

祫禮伏爲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令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

陳詳道禮書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禫而後祫僖公以十二月所少者四月喪畢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公羊曰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於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士虞禮曰哀薦祫事虞而欲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祫也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於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爾則有事為禘可知此五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

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於其廟又禘於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於僖宮武宮襄宮此魯之失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之非禮蓋此類歟

忌日

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注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注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注謂死者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疏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鄭恐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

陳祥道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陳澔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意外故謂一朝之患唯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吳澄曰忌日親之死日不樂有哀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喪之當有限制故不過三年而止喪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憂雖終身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滅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之時餘日則

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

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疏忌日不用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陳澔曰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此心極於念親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方慤曰練祥則止於又期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

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輔廣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注言思親之深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注歸為歸其宮也忌日死日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疏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若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

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孔叢子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忌日哀慼輒三日不食

顔之推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

深藏也世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遊行也

舊唐書祝欽明傳欽明為禮部尚書知政事以匿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

盧邁傳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為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奏狀曰臣案禮大夫士將奉

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也又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即還家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俸

開元禮凡百官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日聽還

宋史羣臣私忌開寶勅文應常參官及内殿起居職官等自令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

封氏見聞記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唯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唯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荅庾光禄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夲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輿感以對賓客故弛擗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請假之由是在於此顔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好言笑迫有急卒寧無晝見之理其

不知禮意乎

葉夢得石林燕語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為及識當是有知之

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元豐編勅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逮事葢誤用禮之文也原為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為不假存則為假所以別於父母也若謂逮事為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為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説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為天時一變為有識欲以三月為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乾學案唐宋之世士大夫遭忌日率多齋居謝客不預人事而朝廷亦有給假之令故元

亘以私忌辭攝祭欽明以匿忌被貶官其時之嚴於忌日如此後世居官者不得給假不過陳饌一享燕居如平時其視古人為何如哉

張子全書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

幣其子孫食素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

二程全書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葢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侯子雅言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名侯師聖師聖不往或問之師聖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

家禮忌日儀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止一位一卓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如祭禰之儀質明主人以下變服今擬用素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

丘氏儀節

並如祭禰除去受胙一節其奉神主出就正寢告辭曰今以某親某官遠諱

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若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讀祝

後舉哀哀止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餘儀皆如祭禰加

祝文維某年歲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或曾孫玄孫敢昭告

於某親某官府君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

天罔極如祖考妣改此句為不勝永慕旁親不用追遠感時一句止云不勝感愴謹以牲

醴用申奠獻尚饗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語類問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

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朱子荅云唐人服黲今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来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

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一日晚到閤下尚裹白巾未除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不曾説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忌日衣服飲食如何荅曰横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但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

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

真德秀讀書記近世大儒有忌日以黲衣巾墨衰受弔者或疑之答曰禮不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前世名家嫁女其篋中有墨衰一稱以為忌日慰舅姑之服皆可法也

丁晉公談錄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于歸時衣笥中得黑黲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李濟翁資暇錄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閤飯不葷

姑疏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容晝得議事暮當賓朋弔不必黄昏客遠者回也其晝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於子龍三日之不餐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邪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金史明昌元年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並給假一日

張萱西園聞見録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則燕不飲食光禄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

尊者賜少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張吉成化時曾為工部郎以直諫謫景東州判官景東西南極邊俗鄙戾吉教之以禮義土官陶氏者遣其子癸來學聞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其俗亦漸以變

李滽忌日答問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蔬素竟日客有造謁於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慍見李子再拜謝已而嘆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擅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其於考妣忌日致齋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為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亘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

見賓客凡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顔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已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黑衣婦奴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每於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祭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吾矣作忌日荅問

許夢禮教家類纂凡祭祀所以報本不可不重近世多不行四時之祭唯於忌日設祭前期不齋臨祭無儀祭畢請客飲酒皆非禮也今宜悉依家禮忌日祭止本龕用四蔬果小三牲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仇氏家範凡遇忌辰請主出就正寢孝子素服致祭是日不得飲酒食肉夜則出宿於外

張文嘉齊家寶要忌祭儀節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官某考以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贊唱夫飲福受胙　若考妣於讀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近故者亦然　祝文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爲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獻奉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用伸虔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案妣不曰祔食而曰配食配合也蓋夫婦得合食也　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

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冠白衣　陳敬亭曰禮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
恩與天無窮雖喪三年亦未足報故於是日追思哀
慕傍徨急切屏絶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
誠仲終身之慕焉爾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
忌辰仍治私事無復哀戚於親亦恝然甚矣子情寧若
是忍哉鄉先生翁廣平相嘗有言曰凡祭皆吉服而
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
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與祥祭禫祭同類列於喪禮
之末庶合事宜
斯言良爲有見
瞿式耜愧林漫録祖先忌辰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
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
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爲吾上世先公所呼
號擗踊之日者而若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

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悞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惕示子孫勿忘

張獻翼家兒私語甲申之歲余年五十一矣二月十一日先妣葉太君忌日也余晨起著麻衣率三男請所供先妣像於寢室而拜之嗚咽涕淚不能起仍命三男曰此余適母猶汝曹之於吾妻朱氏也余五十猶能慕親汝曹適母之服未闋朔望拜奠遂不知孺子慕何邪及傭保類諷余曰有生母高年在爲適母忌日喪服舉哀何不降殺稍避之余曰吾聞爲生母壓於適母者有之未聞爲適母壓於生母者也

生日之祭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親生辰無祭鄭氏曰祭死不祭生今俗皆有祭及觀義門鄭氏麟溪集云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辰奉神主於有序堂行一獻禮此爲可據竊念親在生辰既有慶禮没遇此日能不感慕如

死忌之祭可也　生忌祝文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府君曰歲序易遷生辰復遇存既有慶没寧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尚饗妣同

姚旅露書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爲暗忌生日爲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顧湄生忌說宣德間有馮善者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既有慶没寧敢忘予竊以爲非禮也貫公彥云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所以哀死也故死乃曰忌生安得謂之忌哉又見義門鄭氏家儀云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服就中堂位雙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易遷生辰復遇生既有慶没寧敢忘云云蓋馮善生既有慶二語本此家儀乃元人鄭泳所著合司馬氏書儀

朱子家禮損益成書既曰家禮俱無又曰似不可少則亦以臆說未敢自信且不曰生忌而曰生日之祭似爲近古晉人又有忌月之說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讖破其言南齊張融忌月三旬不聽樂總之率情踰禮宜無取焉

附 人子生辰

顔之推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兹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没之後此事每絶

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夏五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真德秀曰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况學者而可昧此乎今兆人有以生日為母難日祀其父母者蓋思此身之所從來有申吾追慕之情良是也程子亦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欲人之自省切矣

讀禮通考卷五十二